



□张莹

没想到,2026年第一个现象级文化热点是民歌手燃起来的。《与辉同行新年悦享会》上,贺国丰的陕西信天游与撒丽娜的宁夏花儿唱响全网,《祈雨调》的苍凉深情与《眼泪花儿把心淹了》的婉转真挚,让评论区满是“泪目”“循环播放”的留言,成为新年之后的第一个现象级热点。

贺国丰在跨年悦享会上演唱的《神仙挡不住人想人》,那深情沙砾一般粗犷的声音,是黄土坡上风刮了千年,刮不散人想人的痴缠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片尾曲,一下子把人带回这本名著的情节,陕北话、原生态的质感嗓音,《平凡的世界》中人物命运的意难平,和这首歌严丝合缝地让观众共情。陕西人董宇辉哽咽着说:“贺老师唱的不是表演的歌曲,是这片土地的呼吸,是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生活时的生命力。”

很多观众在贺国丰的演唱中,第一次感受到民歌的魅力。他的这首歌,是在民间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土壤里长出来的大树,在副歌部分引用《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》,这是传统基因的新生。它如此有魅力,“陕北民歌的情感表达是哀而不伤、悲而不泣、怨而不怒,发乎于情、止乎于礼、点到为止”;歌词不直白说苦与想,而是“丹桂花儿香”“女儿家的心上

扎根民间的艺术家新年火出圈



起了个波浪”“想你想到眼泪花儿把心都要淹了”,三分说出口、七分藏心头。是的,贺国丰说:“陕北民歌的悲凉不是悲观、不绝望,藏着坚韧与希望,是土地上人们的自我劝慰与勇敢表达。”

贺国丰这些年一直致力于陕北民歌的整理、创新与传播,被业界称为“新一代陕北歌王”。他寻访民间散落歌谣,提出“黄土民谣”称谓,把原生态和现代表达相结合,终在《平凡的世界》演唱片尾曲让陕北民歌走向大众。在今年跨年悦享会上,他还演唱了原

汁原味的《祈雨调》:“天早了哟着火,地下的青苗晒干了,嘿——晒干了”。随之而来高亢的“龙王救万民哟,清风细雨哟救万民”,这席卷着黄土高坡的苍劲,唱出了千年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,打动人的是歌声里藏着的企盼风调雨顺的心声,电视机前的我们动容而怦然心动,那种击打可以无限循环地赏析,一次又一次被感动。

民间创作的核心魅力,在于其深植土地的真实质感与情感共鸣。如果说贺国丰的信天游源自

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,那撒丽娜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,则是西北大地生活的诗意凝结,一曲《眼泪花儿把心淹了》,用深情唱出了化不开的离别愁,很多观众说,“没想到花儿这么好听,像是宁夏的土地长出的玫瑰”“听哭了,虽然生活有忙碌有烦恼,听到她的歌声让灵魂得到了喘息”“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正宗、原汁原味儿的作品了”“听了若干遍,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”。

的确,撒丽娜凭借这次传播

度2800万的演出,让大家知道了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花儿”,认识了这位“花儿”的代表性传承人,从“上去高山望平川”的高亢,到融入现代元素的浅吟低唱,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沉淀的故事。这些作品既非刻意雕琢的炫技之作,也非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,其质朴表达天然具备连接人心的力量,让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情感寄托。

在这场跨年悦享会上,我们还看到了让人惊艳的舞蹈《白马颂》,这支舞蹈把非遗和现代舞融合,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它以蒙古族马头琴起源传说为内核,一对夫妇进行了极致演绎,那草原相伴的欢愉,那分离的绝望拉扯,每一个肢体语言又流淌着细腻动人的情感,50人组成的“生命之树”,白马立于树顶,化作马头琴,完成传说的升华。

我们看到,很多艺术家扎根于民间艺术的采集和传承,默默地让民间艺术创作焕发新生机。撒丽娜在坚守花儿核心韵律的基础上,尝试融入现代音乐元素,甚至与摇滚歌手合作,突破方言与地域的局限,被更多年轻人接受喜爱;贺国丰的信天游则以纯粹的唱腔保留文化基因,在直播与短视频的传播语境中,成为唤醒大众文化记忆的载体。他们的创新,让民间艺术既保持原汁原味的文化辨识度,又契合当代审美偏好,形成传统与潮流的奇妙共振。

这些扎根民间的艺术家们2026年开年率先出圈,让人欣喜,观众爱听爱看,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多更大的舞台传承文化,一直“火”下去。

成龙拍温情片,成功了吗

□胡婷

电影《过家家》在元旦档期登场,那个曾经上天入地的成龙,在电影中变成了记忆衰退的长者。成龙摘掉了“Jackie Chan”这层动作巨星的铠甲,回归到一个普通的、被生活磨去棱角的父亲角色中。这部电影是成龙演艺生涯中少见的一部温情片,里面几乎全是文戏,而无经典的打斗元素,72岁的成龙尝试拍温情片,他成功了吗?

电影讲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独居老人任爹(成龙饰),误将打工青年钟不凡(彭昱畅饰)认作儿子。于是,钟不凡与想卖保健品的苏晓月、计划用老人存款开店的贾爷等邻居,各怀目的地扮演起任爹的“家人”。在共同的照料中,这群原本疏离的陌生人帮助老人与自己的过去和解,也各自修补了内心的缺口,收获了超越血缘的亲情。

过去,成龙的表演节奏是外放的、推进的,人们常常能在《尖峰时刻》《新警察故事》等电影中看到很多打戏和急中生智的桥段,但在《过家家》中,成龙的节奏是内收的、延迟的,他在表演中加入了更多停顿和细微表情变化,以此表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脆弱和苦痛。电影里,他走路的姿态是迟缓的,与人对话的停顿是茫

然的,他的眼神里,多了浑浊、闪躲和欲言又止的复杂层次。成龙演好了一位藏着心酸往事的老父亲形象。

在拍戏前,成龙去疗养院观察过阿尔兹海默病患者,这种病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,是一种更为内化的痛苦,电影开头,任爹帮邻居搬煤气罐时,面对邻居的道歉,他的眼神飘忽迷茫,这暗示了他记忆的突然中断,在火车站举着“任壮壮”的牌子等待时,他的眼神经历了失落、雀跃、委屈、无助、后怕的复杂流转。成龙表演的逼真之处在于,在他扮演失忆老人时,他的眼前似乎始终带着一团迷雾,明明看见了对方面,却永远看不清,这一考验演员功底的精准呈现,让角色状态极具可信度。电影里有一场微波炉意外爆炸的戏,任爹用衰老的后背本能地护住身旁的“孩子”,颇有几分当年的英勇,这一情节成为对成龙演艺生涯的小小致敬。

尽管电影整体的完成度很高,但市场表现一般。对于核心的成龙影迷群体,其观影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动作、喜剧类型绑定,这种彻底的转型让他们需要时间适应,甚至可能造成一部分观众的流失。更广泛的普通观众在选择一部家庭温情片时,成龙的既往形象又可能构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干扰,让他们对影片的风

格产生疑虑。

但在成龙表演的加持下,影片还是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反馈。在社交媒体中,更多的声音表达了对成龙新尝试的肯定与感动。许多评论聚焦于“看到了不一样的成龙”“表演走心”“故事感人”。可见在观众情感上,电影成功地刷新了成龙的形象,它告诉市场和观众,成龙不再仅仅是一个动作IP,他也可以承载更复杂的情感表达。

纵观成龙的经典之作,无论是《警察故事》《A计划》系列,还是《醉拳》《红番区》,其核心魅力在于讲述一个超级凡人创造的神话。成龙所饰演的角色,总是以平凡小人物出场,却凭借过人的勇气、匪夷所思的敏捷和打不死乐观精神,战胜远超其能力的邪恶力量。观众爱他,是因为在成龙的神话里,可以看到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。而《过家家》所做的,恰恰是为这种神话祛魅,电影里的任爹,不再是万能的拯救者,而是成了一个需要被生活拯救,需要学习如何去爱、去沟通、去弥补裂痕的普通人。影片的突破正在于此,它不再展现“成龙”如何解决外部世界的危机,而是凝视“角色”如何面对内心世界的废墟。因此,在成龙当下的演艺生涯中,《过家家》标志着他从“如何打得更好看、更惊险”的技术性



探索阶段,正式迈入了“我作为一个演员,还能表达什么”的追问阶段。

若问《过家家》成功了吗,在纯粹商业的尺度上,它或许留有遗憾,但在一个艺术家不断寻求自我突破的生命历程中,它是一

次必要且成功的破界。它让影迷们记住的不仅是成龙曾经有多能打,更是他在古稀之年,依然有勇气拍一部关于家庭、关于和解、关于爱的朴素电影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)